

東周鳥蟲書銘文數位處理的賞析研究

Research in Appreciation of Bird-Script of Inscription on Eastern Chou Dynasty by Digitization

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 陳信良 Shin-Liang Chen

摘要

風行於東周時期的鳥蟲書並非日常書寫所用的文字，兼具造形藝術美感與文字意涵，是將文字「規整化」、「裝飾化」的一種表現，其創作的概念與現今美術設計文字相同。由於大部分鳥蟲書線條粗細變化豐富，且多有飾筆或飾點，描摹時一有漏失則與原字造形迥異。為求擬真雖可將拓片原稿放大後再行描摹，但因文字造形彎折飾筆甚多，徒手描繪下仍會有所偏差。

本研究係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東周鳥蟲書文字造形藝術研究--銘文原貌數位化再生的研究應用》（計畫編號：NSC 92-2411-H-144-002 執行期間：2005 年 8 月 1 日至 2006 年 7 月 31 日）的部分研究。本文以〈蜎湯劍〉、〈之利殘片〉、〈玄蓼戈〉、〈吉日壬午劍〉、〈王子午鼎〉、〈楚王禽𠩺盤〉等數件鳥蟲書銘文器物作處理說明與賞析。

以東周時期鳥蟲書銘文為主軸範圍，將器物的各種圖版的最佳版本分析與數位化，公佈清晰明辨的數位銘文圖版、糾正過去摹本諸多謬誤。爾後學界進行相關考察析辨的論述，才能不致偏差錯誤。因此，本研究的成果在文字學研究、銘文數位化再生應用的領域中應有相當程度的推進效果。

【關鍵字】

東周、鳥蟲書、數位化、銘文拓片數位處理圖版、摹本

一、前言

鳥蟲書亦稱鳥書，風行於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代，在吳、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諸國的一種特殊文字。鳥書是文字上附帶有鳥形紋飾造形，蟲書則是筆勢盤曲似蟲，兩者都是以篆書為基礎演變而成的一種美術字體。而鳥蟲形狀這類的設計文字，取用的並非只有鳥、鳳等動物的形象，因為種類繁多、數量不一，無法作精確量化的分類，若以單一名詞來分類區別，對於相關研究並無實質的幫助。故統稱為「鳥蟲書」應較為適切。

風行於東周時期的鳥蟲書並非日常書寫所用的文字，兼具造形藝術美感與文字意涵，是將文字「規整化」、「裝飾化」的一種表現，其創作的概念與現今美術設計文字相同。由於大部分鳥蟲書線條粗細變化豐富，且多有飾筆或飾點，描摹時一有漏失則與原字造形迥異。為求擬真雖可將拓片原稿放大後再行描摹，但因文字造形彎折飾筆甚多，徒手描繪下仍會有所偏差。

本研究係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東周鳥蟲書文字造形藝術研究--銘文原貌數位化再生的研究應用》（計畫編號：NSC 92-2411-H-144-002 執行期間：2005 年 8 月 1 日至 2006 年 7 月 31 日）的部分研究。本文以〈繡湯劍〉、〈之利殘片〉、〈玄璆戈〉、〈吉日壬午劍〉、〈王子午鼎〉、〈楚王禽𦣟盤〉等數件鳥蟲書銘文器物作處理說明與賞析。

本文引用書籍簡稱如下：《東周鳥篆文字編》簡稱「《鳥篆》」、《吳越文字彙編》簡稱「《吳越》」、《鳥蟲書通考》簡稱「《通考》」、《殷周金文集成》簡稱「《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簡稱「《集錄》」。

二、鳥蟲書拓片銘文的數位處理

過去學界對於鳥蟲書的文字研究，除了以拓片上的觀察分析，再者就是用根據拓本描摹後的版本，即所謂的「摹本」，這也是研究者相當倚賴的參考資料。拜科技進步所賜，目前以掃描器將拓片圖版掃描後，經影像處理軟體基本功能「反

相」(黑白對調)的執行下,拓片圖版即能接近原本我們平時習慣的白底黑字的閱讀習慣。如果再經過細部的處理,將銘文周邊的雜點去除,圖版僅留文字本體,這樣的就能讓研究者或觀賞者完全欣賞到文字最初的造形表現。銘文原貌的再生,尤其對於風行於春秋戰國時代鳥蟲書的造形研究來說格外重要。

鳥蟲書的文字造形的研究,當以親臨觀察最能理解探究,但並非所有研究者都能親自接觸到器物本身,所以出版的書籍專書就成為研究最為重要的參考資料。而書籍出版品中則依情況刊登「器物彩色圖版」、「銘文拓片」、「銘文拓片摹本」等相關資料,就文字造形資料正確性普遍則有這樣的參考順序:

實物觀察 > 器物彩色圖版 > 銘文拓片 > 銘文拓片摹本

我們以「器物彩色圖版」或「銘文拓片」數位處理後,則多了一項「**銘文拓片數位處理圖版**」參考資料,日後的參考順序就會有這樣的變化:

實物觀察 > 器物彩色圖版 > 銘文拓片 > **銘文拓片數位處理圖版** > 銘文拓片摹本

數位處理後的拓片圖版,其造形的正確性絕對大於人工描繪的「摹本」,若器物銘文完整,拓片亦清晰之下,相對處理後的「**銘文拓片數位處理圖版**」在辨識與藝術欣賞的便利上可超越、甚至取代「銘文拓片」的地位。關於數位銘文拓片影像處理的經驗,拙著〈楚〈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曾提到:

利用影像處理軟體將照片圖版中器物的雕鑿鑄造文字,做高反差等修飾處理,得到的圖版比摹寫的版本更清晰,且幾近原作(處理後的檔案,也可說等於原圖錄)。黑色的文字,取代原本的拓本上的白色文字,對於文字的藝術賞析更有實質的幫助。摹本或許可以作為文字學者考釋、辨識的依據,但對於藝術賞析的部分,真實還原度不甚充足,坊間關於青銅器的書籍,能清晰的介紹銘文內容者,除了照片圖版外,就是拓片圖版,再者就是學者的「摹本」,經由人為的手寫描摹,即使再小



A 版

B 版

C 版

心、再精準，也已失去了原始的線條趣味。將銘文的設計文字橫列編排加上灰階方格為底，能清晰的展示文字的構成關係，加上附帶的文字實際位置圖，交互配合可達賞析鑑賞最好的功效。

將拓本以 300dpi 或更高的解析度掃描、列印輸出時，仍能保有拓本的基本畫質，但若是經影印複製，就會使得線條變粗、黑白對比增強（灰階層次變少了），尤其是老舊的影印機，情況更是明顯，我們作了一項試驗：書籍原拓中的稱為「A 版」，將 A 版影印一次稱為「B 版」、以 B 版影印一次稱為「C 版」。三個版本有何不同呢？明顯可看出「C 版」的白文線質趨於弱化，主要的原因是每次影印都會使黑色部分增加（線條變粗），當然就影響到原本的白色線條，在層次變少的情形下，一些筆畫的部分線條可能因此消失。A→B 差異似乎不大，但 A→C 的改變，肉眼就可察覺，如同璽印研究一般，「版本學」也是青銅銘文研究必須要注意的，應以最佳的拓本進行描摹，即使要複印，仍須控制在 2 次以內。¹

處理銘文拓片前必須對於同器銘文出處作分析辨別，以最清晰與最早刊行的版本進行掃描建檔，因為黑白拓片經過影印複製後會有失真的情形，前文已作說明，不加贅述。或者會以原器物的彩色圖版作為處理的對象，彩色的影像處理比黑白圖版處理相較之下複雜許多，最後都是以白色為基底，黑色的銘文字形作為最終呈現。於原始檔中保持上下編輯圖層²隨時可以依照新的拓片或是清晰的版本來做替換或是更新，上下圖層對照、反覆檢視是處理銘文一項重要的步驟。

在拓本銘文模糊不清，又無原器物圖版之下，此刻「摹本」就是「還原」重要的依據之一，依研究處理人員的經驗將殘斷的字跡還原連接，處理原則是不多介入個人偏好，務求客觀正確的造形。若整個部分沒有接續的殘點，則保留原貌，不作增補，待有更好的拓片版本再行處理。

關於風行於東周時期的鳥蟲書銘文裡，除了文字造形綺麗多變之外，另一向

¹ 陳信良〈楚〈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刊 2004《造形藝術學刊》，臺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² Photoshop 影像處理軟體內建的圖層（LAYER）功能可將原始拓片或彩色圖版保留在下方圖層，上方重疊編輯修改後的圖板，兩者共存以副檔名*.psd 或*.tiff 格式儲存。

特點是在兵器戈、劍上的銘文，多有填金處理，因為表面平整，所以銘文拓本上有時難以顯現出文字樣貌，而此時則需要藉助原器的照片圖版來作銘文的還原。以下我們就以實際處理範例作賞析說明。

三、銘文拓本、器物圖版的數位處理範例

1. 〈𣪠湯劍〉（054）³

釋 文：𣪠（繁）湯（陽）之金

拓片著錄⁴：總集 7682／考古 1980 年 6 期 490 頁圖 3／青全 7：149／美全 5：118

年 代：戰國晚期 晉

此劍長 45 公分寬 3.9 公分，於一九七四年在河南洛陽凱旋路出土，河南省洛陽文物工作隊藏。《集成》編號 11582、《全集》東周 1 編號一四九刊彩色圖版，有四字銘文「𣪠（繁）湯（陽）之金」。利用清晰彩色圖版將底色與銘文對比加大，而在不「失真」⁵的情況下，再去除背景顏色，留下銘文。在依劍身尺寸調整圖檔大小，則可重見原寸銘文。這是處理原器物圖版的方法之一，另外如果圖版中銘文與背景的對比不足，若勉強利用影像處理軟體加大對比，反會致使銘文失真，不但沒有達到銘文還原再生的效果，而且還會破壞了原始銘文。

因此，尚有另一種方法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以影像處理軟體而言，不同圖版重疊的「圖層」為其基本功能，依據原器圖版作底，在其上方開一新圖層重新描繪文字的造形。而或許有人懷疑，此法是否和一般學界慣用之「摹本」相似？事實上，兩者之間還是有極大的差異。第一，電腦影像處理下的摹本是藉由軟體，將圖版「放大」至精細範圍加以描繪，亦可藉助「感壓式繪圖板」⁶作精確的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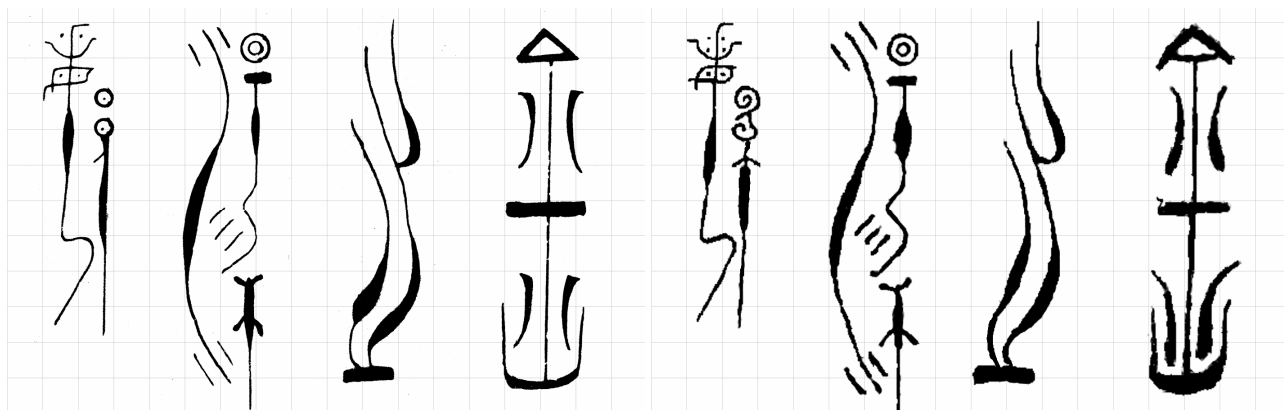
³ 本文器名後括弧中的編號，為本專題研究中專屬編號。

⁴ 著錄書目參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青銅暨青銅器資料庫〉，網址：
<http://db1.sinica.edu.tw/%7Etextdb/test/dore/login.php?s=1&act=rubbing/query.php>

⁵ 所謂「失真」的定義，在此是指過度的將文字與背景作色階對比或明暗反差的調整，而使文字線質發生變化，與修改前的文字差異過大而言。而文字圖像是否「失真」，則需依賴處理者敏銳的觀察力，反覆與原器物圖版的相互對照作判斷。

⁶ 「感壓式繪圖板」為現今為科技產物，包含特製筆桿，可依平時熟悉握筆姿勢描繪物件於板面。筆尖含有特殊感壓裝置，可模擬真實筆畫輕重粗細，經由軟體呈現表達描繪的樣貌。多作為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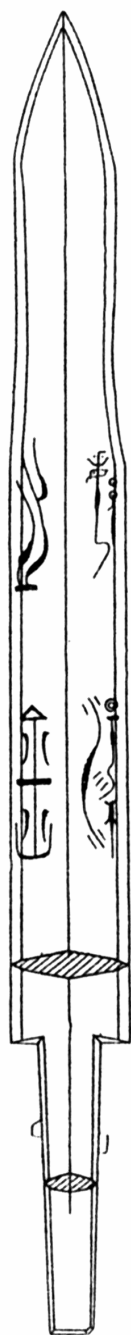
寫動作。第二，若圖版銘文部分對比清晰下，則可直接轉換，不足部分再以描繪方式完成。第三，能調整圖版透明度，反覆檢視觀察所繪文字是否正確。以上這些差異都是一般手繪摹本不容易達到的部分。



《集成》11582 摹本

數位處理後圖版（銘文為原寸）

而此器的銘文圖版，係利用圖版對比差異，去除背景與描摹線條兩種並行的處理方式完成，可知銘文數位處理製作未必一定得墨守一種固定的製作方法。處理人員還是得依照各類器物圖版作調整。由《東周鳥篆文字編》與《殷周金文集成》兩書所刊的摹本與處理後的圖版相較後，明顯可見兩者差異，如「𩺰」字右半部上端並非是上下兩個「○」形；「金」字中間「十」形四點畫也非摹本所描繪樣貌。另外，再就文字造形藝術風格來看，「之」字的摹本更顯呆板略失風神。



《鳥篆》

216 頁刊 摹本



《集成》

11582 拓本



《全集》

東周 1 編號一四九



數位處理後圖版

2.〈之利殘片〉（134）

釋 文： □□□

□□女（汝）長，於劭（昭）曰易，女（汝）□

□皮（彼）劭（昭），乍（作）成。夷虤書斲。□

□利。虤乍（作）□利，玄鏐之□。

□夷俱盃莖於歆於興。余□。

□之利，寺□之歆，古束□□。

此器《鳥書考》稱為「之利殘片」，現藏於故宮博物院。以外觀來看，整體復原應是環形，目前僅剩約不到二分之一的大小，如後模擬圖所示。銘文錯金，全銘約計百餘字，現存 6 行，殘存 51 字。目前所見有《通考》（與《鳥篆》相同）、《吳越》等二套摹本，兩者差造形異頗大，且由肉眼目視可知與原器及拓片在文字的位置、結構上，仍然不夠正確。在拓本並非清晰的情形下，我們取原器彩色圖版（《全集》工藝美術編 5・青銅器（下）編號八七）作數位處理，完成後銘文效果極佳，學界若需研究此器文字造形風格，應可使用此版本。



《鳥篆》134 摹本（縮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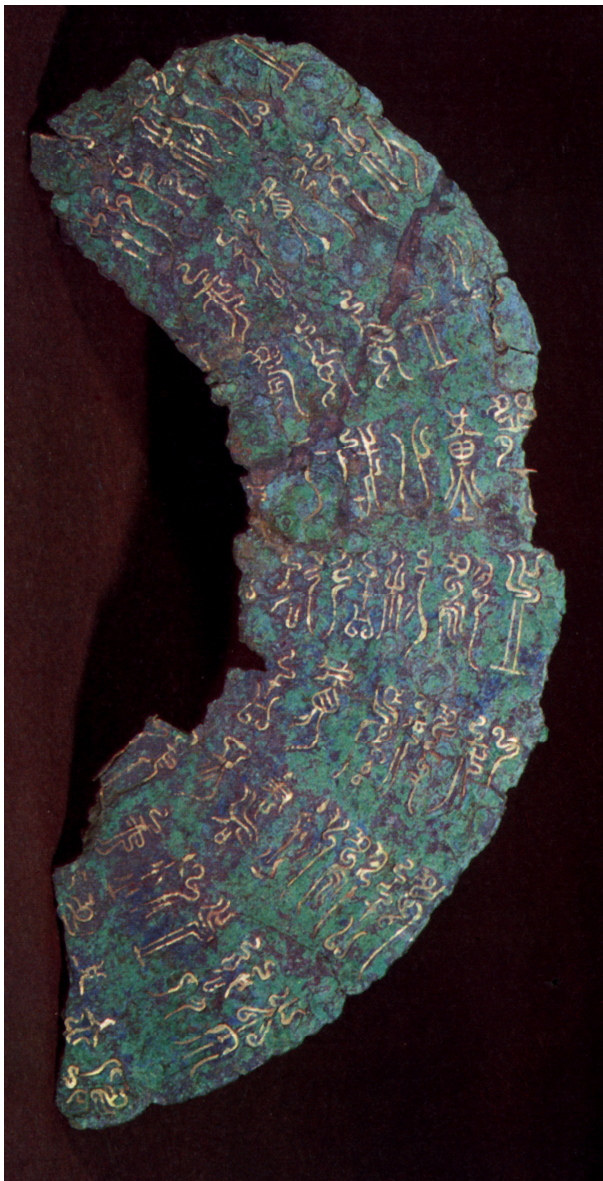
《吳越》120 摹本（縮 70%）



《吳越》120 拓本



〈之利殘片〉完整預想圖



《全集》工藝美術編 5・青銅器（下）編號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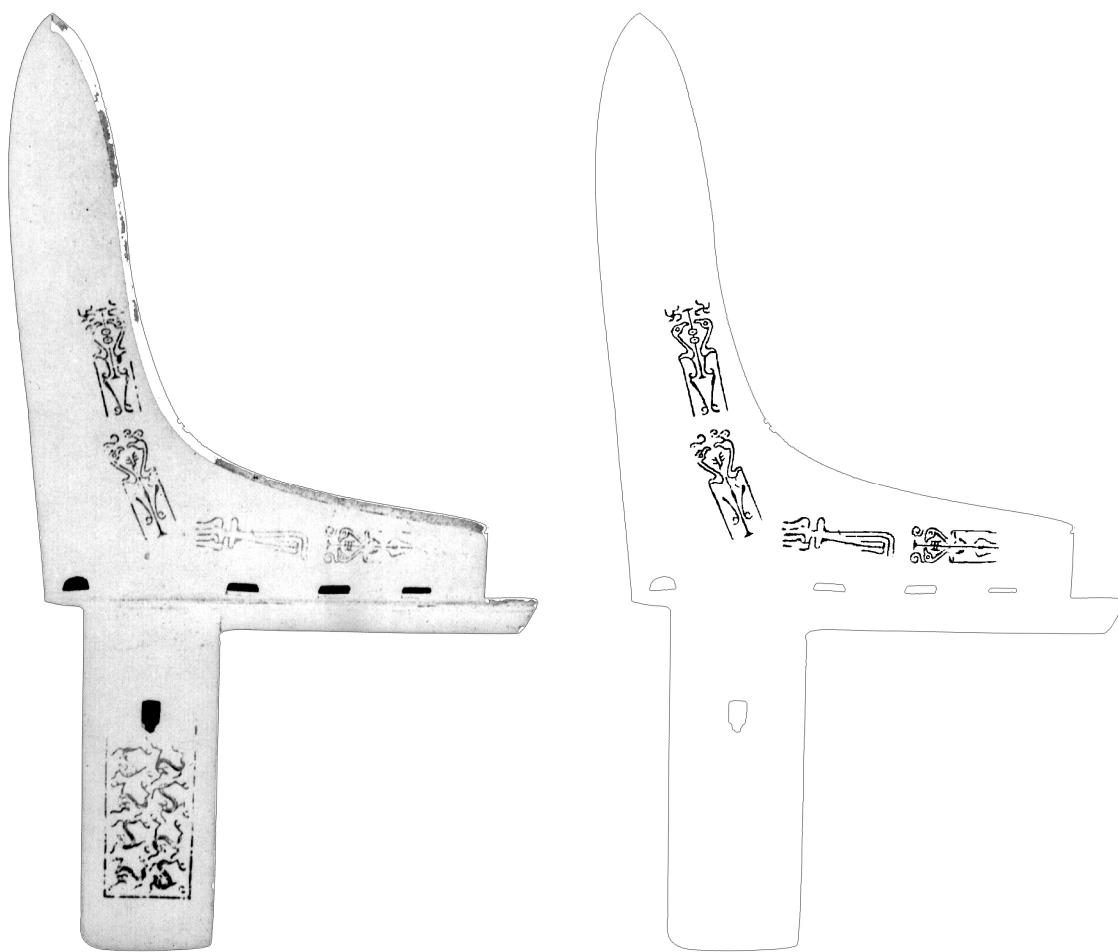


〈之利殘片〉（134）數位處理後圖版

3.〈玄鑿戈四〉（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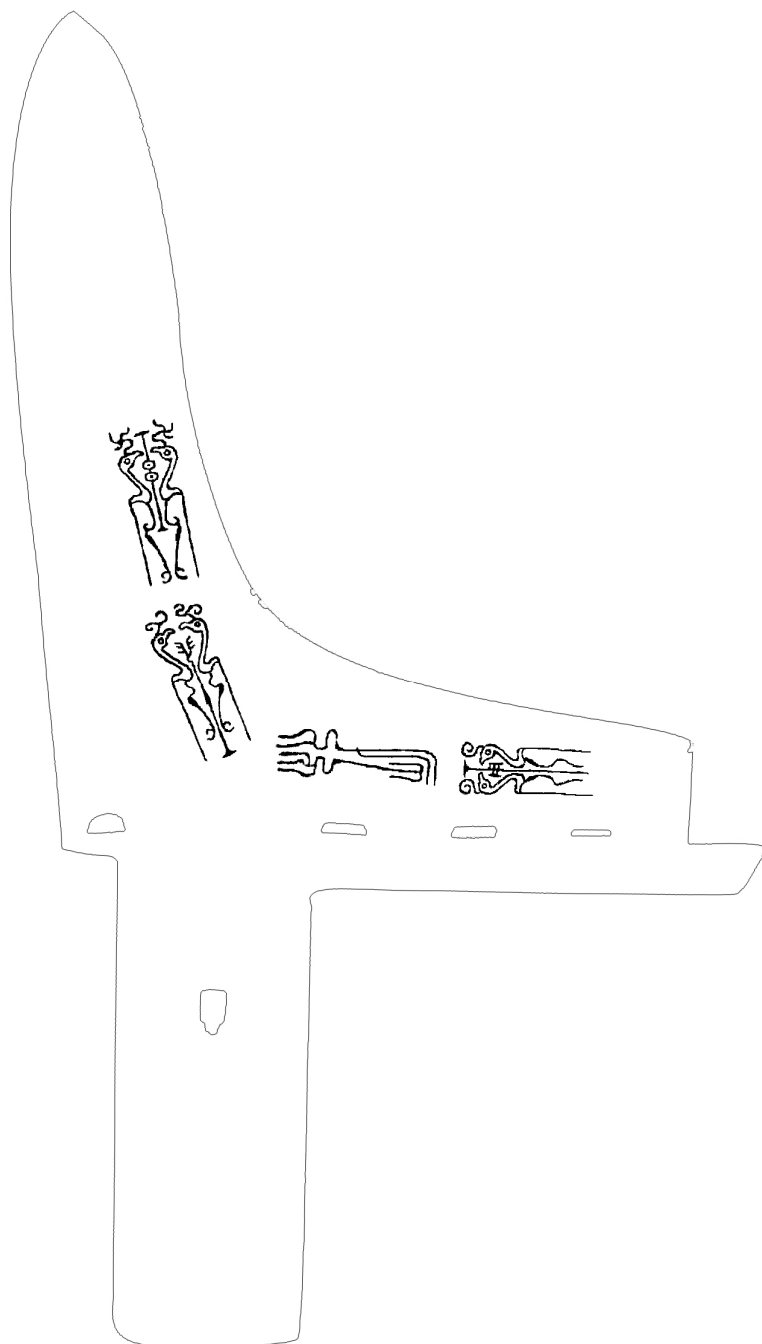
釋 文：玄鑿（鏹）之用

一九八二年十月陝西洛南縣城關鎮冀塬村西石咀戰國墓出土，《吳越》066刊拓本，稱舊釋「玄鑿」爲「宣室」乃誤，戈之另面拓片未見。《中國青銅器收藏與鑒賞全書》，上卷 148 頁刊原器彩色圖版，沿用舊名且圖版左右顛倒錯誤。我們以此器逐圖分析解說數位化過程中的圖版差異，首先把彩色圖版左右反轉，並將之改變呈灰階狀態如（製作前）。將表面原本灰底的部分以調整色階、放大細部逐一擦除等方式完成如（製作中）。再將原本斷續的銘文線條填補一一接續完成則完成銘文數位化工作（製作完成圖）。



(163)〈玄蓼戈四〉製作前

(163)〈玄蓼戈四〉製作中



(163)〈玄蓼戈四〉製作完成圖

4. 〈吉日壬午劍〉 (289)、(142)、(288)、(290)

釋 文：吉日壬午，乍（作）爲元用，玄鏐。罇呂（鋁），朕余名之，胃（謂）之少虞

年 代：春秋晚期 晉

又名少虞劍，一九二三年山西省渾源縣李峪村出土，正背各有十字，劍長 55 公分，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李紅編《中國青銅器全集》說：「從目前資料來看，法國藏有同樣的一柄。一九一一年在山西原平又發現一柄，其鋒殘，與此件相比，銘文少「吉日」和「罇呂」四字，其他完全相同，殘劍和銘文無銹無土，猶似新作⁷。」在書中取得全採全劍清晰圖版，將圖版以高反差調整，以幾近無失真的處理，取得銘文字形，在間距 0.5 公分，高 3 公分寬 1 公分的方格中，布入個別字形。因知〈吉日壬午劍〉全長 55 公分，即可換算其字形的正確比例大小，下頁中我們就以原寸的銘文圖版列表賞析。

其中「爲」、「玄」兩字最長，將近 3 公分，每字的寬度大同小異，「爲」、「鏐」「胃」、「虞」因字形關係，將近 1 公分，「爲」字在所有字形中，佔據空間最大，最爲搶眼。每面平均布滿銘文，在劍身最爲寬闊（中央）的幾個文字，肥筆明顯增多，顯然是製作者刻意安排的。「朕」字中小篆的「火」形，以似雨點肥筆表示，而「少」字的「小」部亦是。

《說文》：「虞，鐘鼓之柎也。」是懸掛鐘、磬等架子兩旁所立的柱子，亦寫作「虞」。雖然今日所見與引用的「小篆」是爲該器物數百年後，東漢許慎所整理的文字，兩者間年代差距甚遠，但在表列中，不難看出設計者在簡化筆畫、求取字與字間變化韻律的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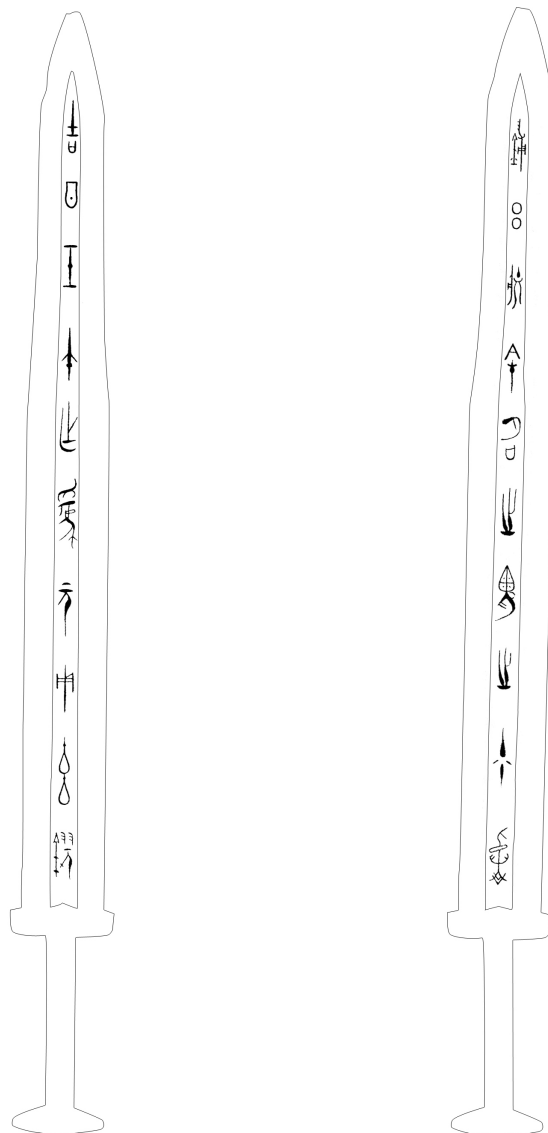
	
《金文編》 〈虞邵鐘〉	《金文編》 〈蔡侯鬬殘鐘〉

〈吉日壬午劍〉中「爲」字下方並未有彎折拉長（原始照片可知），但《金文編》的摹本則有，可知該筆畫都是作者自己所添增的，除了形體失真外，已無法讓引用者瞭解最初的文字造形，又，取《商周》續 888〈趙孟介壺〉拓本，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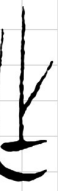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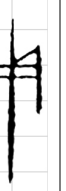
⁷ 李紅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二），第 8 卷，1995 年 12 月，文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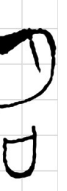
電腦反相處理得右圖，相較比對可知與《金文編》175 頁所載的造形有所出入。這種不經意的習慣性，是否包含整本書籍？值得探討。這種人爲情感加諸的動作，實在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吉日壬午劍〉			〈趙孟介壺〉		
					
照片	照片反相	《金文編》176 頁	拓本	續 888	《金文編》175 頁



〈吉日壬午劍〉原寸比例字形列表

圖示										
小篆	吉	日	壬	午	乍 (作)	爲	元	用	玄	鏐
釋文	吉	日	壬	午	乍 (作)	爲	元	用	玄	鏐

圖示										
小篆	鏹	呂	朕	余	名	之	胃	之	少	虞
釋文	鏹	呂 (鋁)	朕	余	名	之	胃 (謂)	之	少	虞

M2:38	M2:30	M2:32	M2:28	M2:34	M2:40	《鳥篆》141	《集錄》
							
80-是						55 頁	74 頁
							

拙著〈楚〈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一文中也曾對於摹本的誤差程度做過舉例，如：「80-是」，銘文各字「𠂔」形傾斜角度各異，但仍保有一致風格。從《文字編》⁸所截錄圖版與摹本就可知道，作者所用的版本已經是影印多次，反差對比極大、難以分出線條路徑、線質，是已與原拓變調許多的樣版。反觀我們所取用的是第一次掃描原拓版本，對比清晰，沒有影印過後呈現的高反差、黑線變粗（白色的線條相對變細）等困擾。《文字編》摹寫的文字，取用的影印拓本不甚理想，致有此弊。不可否認，剪貼影印的方式在目前文字學界仍是主要的編輯方法，但隨著時代的改變、科技的進步，基本的圖片掃描技術也應該應用於研究中，為了研究的嚴謹、科學性，剪貼複印、人工摹寫的方法受限於人為因素，有不夠周延之處，應當逐漸淘汰才是⁹。

此外〈少虞劍〉另有三件，編號各為（142）¹⁰、（288）¹¹、（290）¹²，銘文殘缺處，可參考前述完整之器物銘文，彌補殘缺無法釋讀賞析之遺憾。

⁸ 《文字編》係《浙川下寺楚墓器銘文字編》的簡稱，附於李郁晴撰《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及其器銘研究》碩士論文，1999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⁹ 陳信良〈楚〈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刊2004《造形藝術學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¹⁰ 《鳥篆》編號142，《集成》11697，

¹¹ 《文物季刊》1998年1期8-9頁刊，《集錄》編號1227，劍身已殘，僅剩35.8公分，存14字。

¹² 《集成》11698。《集成》：「僅見一面銘文，共十字，另一面未詳。」山西李峪村出土。法國巴黎王涅克氏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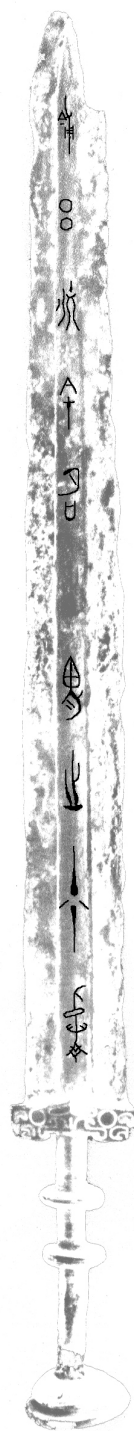
(142)《鳥篆》142

數位處理後圖版



(288)《集錄》1220

數位處理後圖版



(290)《集成》11698

數位處理後圖版

5. 〈王子午鼎〉 (048)、(199)、(263)、(264)、(265)、(266)、(267)

釋文：隹（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午𠨿（擇）其吉金，自乍（作）
 鬯（彝）遷（徹）鼎。用𠨿（享）𠨿（以）孝于（於）我皇
 且（祖）文考，用𠨿（祈）𠨿（眉）壽，𠨿（弘）𠨿（龔-恭）
 猷（舒）𠨿（遲），𠨿（畏）𠨿（忌）𠨿（趨）敬𠨿（厥）盟祀，
 永受其福，余不𠨿（畏）不差，惠于（於）政德，𠨿（淑）于
 （於）威義（儀），𠨿（繫）民之所亟，
 萬年無𠨿（期），子孫是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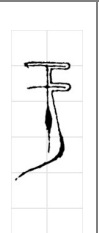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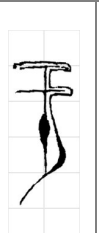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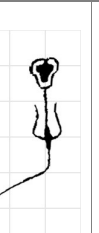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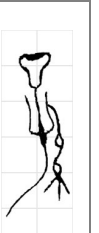
〈王子午鼎〉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在河南省淅川縣單江口下寺 2 號楚墓出土，形制相同、大小不一，共有 7 鼎，各鼎銘文字體相近中稍有變化。拓本最早刊行於 1991 年出版的《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學界論述此器多以 M2：28 與 M2：40 二器為主。2002 年出版的《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則將其於五鼎銘文拓片分別編於第二冊的 0358、0359、0360、0361、0363。編號依年代排列，刊錄（出土器物編號）之拓片與摹本的書籍計有：

出版年份 (西元)	器 號	書名、圖錄名稱、頁數（書籍作者請詳見文後參考文獻）
1987	M2：28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二）：六四四（410~412 頁）
1991	M2：28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圖九九（121 頁）。
1994	M2：28	《東周鳥篆文字編》：209~210 頁。（此書圖版引用《下寺》、文字編文字取用《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之摹本）
1997	M2：28	《中國書法全集》第 3 卷：2-1、2-2（40~41 頁）
1998	M2：28	《商周金文選》：二〇〇（101~103 頁）
1999	M2：28	《鳥蟲書通考》：圖 113・1、圖 113・2、圖 113・3（153~155 頁）
2001	M2：28	《歷代文物裝飾文字圖鑒》：圖 711（182~183 頁）、圖 712（184~185 頁）、圖 713（186 頁）、圖 714（187 頁）、圖 716（189 頁）。
2002	M2：28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第二冊，編號 0362。（232 頁）
1980	M2：40	一九八〇年第 10 期《文物》：16 頁後，圖版壹 2
1984	M2：40	《古文字研究》第九輯：291~292 頁（摹本）

1984	M2：40	《殷周金文集錄》：73～74 頁（摹本）
1985	M2：40	《殷周金文集成》第五冊：2811・1、2811・2（207～208 頁）
1991	M2：40	《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圖一〇一（124 頁）。
1997	M2：40	《中國美術字史圖說》：圖 136、圖 137、圖 138（77～80 頁）。
2001	M2：40	《歷代文物裝飾文字圖鑒》：圖 710（180～181 頁）、圖 715（188 頁）。
2002	M2：38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第二冊，編號 0358。（224 頁）
2002	M2：36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第二冊，編號 0359。（227 頁）
2002	M2：30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第二冊，編號 0360。（229 頁）
2002	M2：32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第二冊，編號 0361。（230 頁）
2002	M2：34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第二冊，編號 0363。（235 頁）

拙作〈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曾將此器銘文作（一）構字近左右對稱、（二）右高左低取勢、（三）左高右低取勢（四）字形比例誇張，上下極度狹長、（五）人形符號應用、（六）田字形的特殊處理、（七）其他等七類的分析說明。在「右高左低取勢」部分如：橫線左低右高的取勢習慣，是符合人類自然書寫的人體工學原理，歸於此類的重點，取決於最後一筆畫的長度與斜度；長，則使視覺向右上提昇，似人或鳥墊起腳尖，尤其是「07-亥」，轉折「𠂔」形有頂立文字的姿態，此分類計有 21 字。「26-我」為站立鳥形，「我」字原為戈兵之狀，以鳥形設計，將自我意象投射於鳥形之上，足見先人對鳥的崇拜之意。

03	07	09	24	25	26	30	33	34	38
									
月	亥	子	孝	于(於)	我	考	𦣻(眉)	壽	𨔵(遲)

40	42	46	56	60	65	67	72	78	79
									
期(忌)	敬	永	于(於)	于(於)	命	子	所	子	孫

81

利

銘文中出現 3 個「子」的字形，「09-子」、「67-子」、「78-子」筆畫的開頭部分，模糊不清，但應當與「09-子」相差無多，故修復成接近的樣貌。「79-孫」的偏旁的「子」開頭的「口形」稍有不同，卻與「祝-45」的「𠂔」近似。「24-孝」與「30-考」上半部字形原本都已模糊，幾經修復已近原貌。¹³

6. 〈楚王禽𡵓盤〉（058）

釋 文：楚王禽𡵓乍（作）爲鑄盤，台（以）共（供）歲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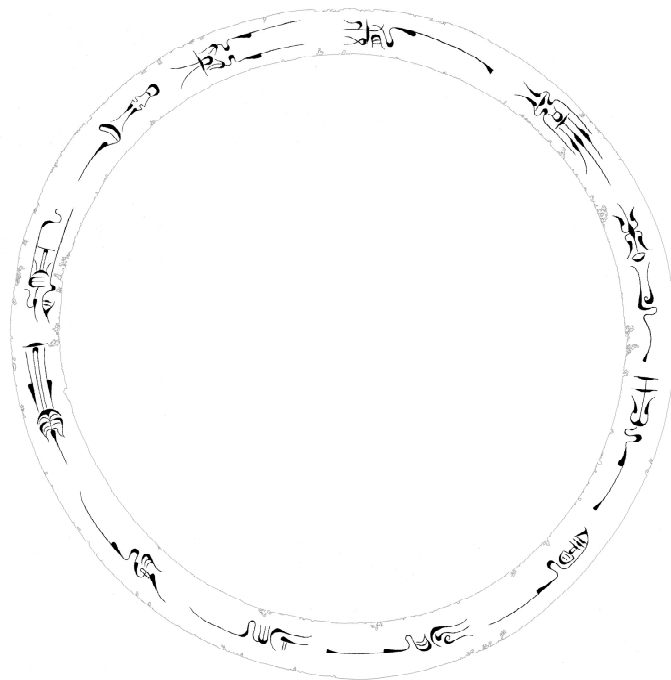
拓片著錄：總集 6723／銘文選 663／三代 17.5.2-17.6.1

年 代：戰國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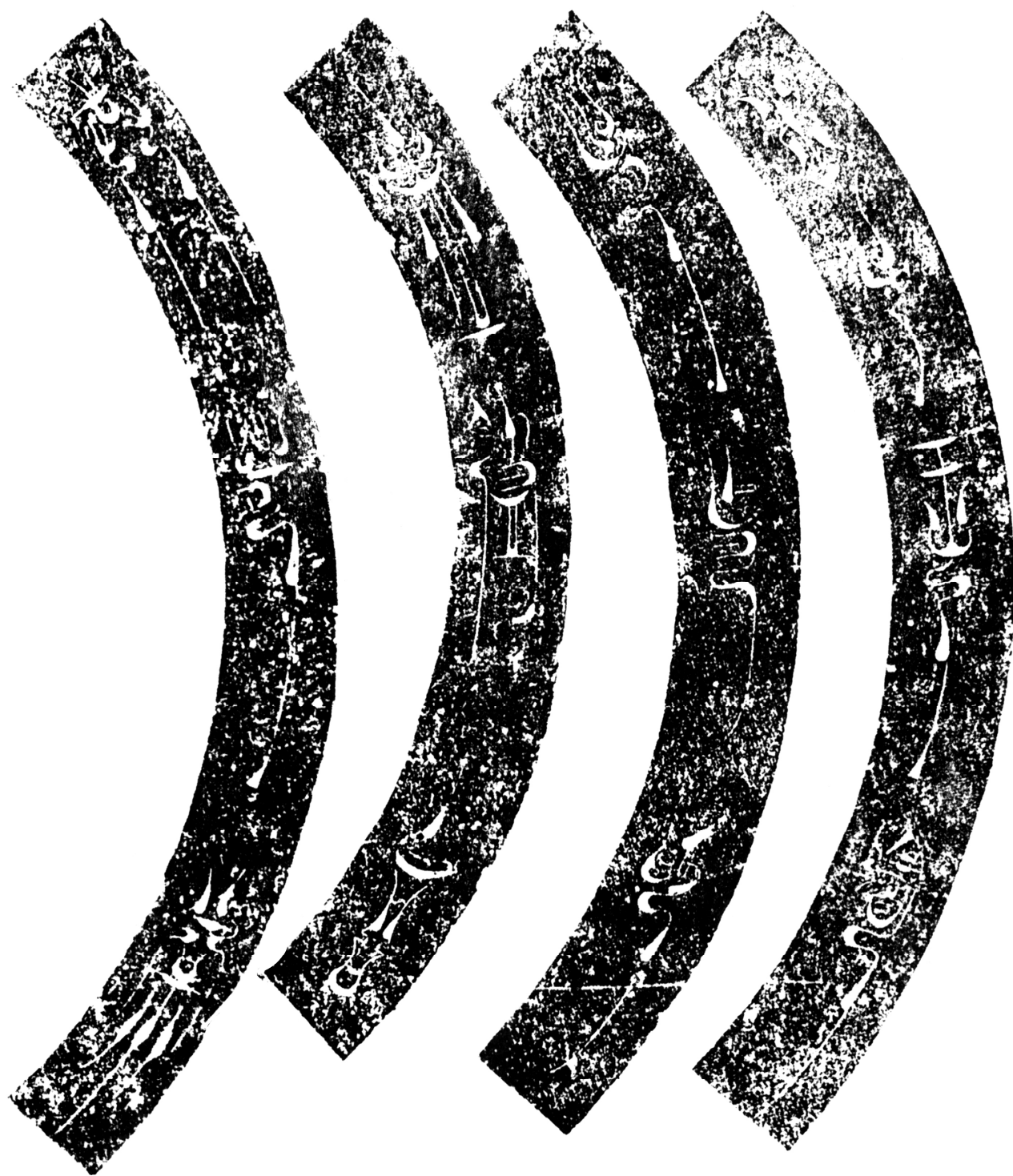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安徽省壽縣朱家集楚王大墓出土。¹⁴《鳥篆》058、《通考》圖 121、《集成》10100 刊，《集成》拓片版本較佳，用以數位化銘文。

¹³ 陳信良〈楚〈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刊 2004《造形藝術學刊》，臺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¹⁴ 李景聃〈壽縣楚墓調查報告〉，《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冊，1936 年。



(058) 〈楚王會胥盤〉數位完成圖版-1



(058) 〈楚王𠙴𠙴盤〉《鳥篆》刊拓片



(058) 〈楚王𢇛肯盤〉數位完成圖版-2

四、小結

從以上所舉的範例中，可以清楚的瞭解目前刊行的摹本與實際銘文的差異，但我們並非否定摹本的存在價值，因為在銘文拓本不清晰等情況下還是得參考摹本作數位處理。

本研究所建置使用的「**銘文拓片數位處理圖版**」是「銘文拓片」資料的再生，它與原始拓片圖版並非僅是黑白對比轉換、視覺效果差異的不同而已。其還原後的結果，也代表著更為客觀真實的銘文樣貌，對於東周文字造形研究與各國文字獨有特色分析有著實質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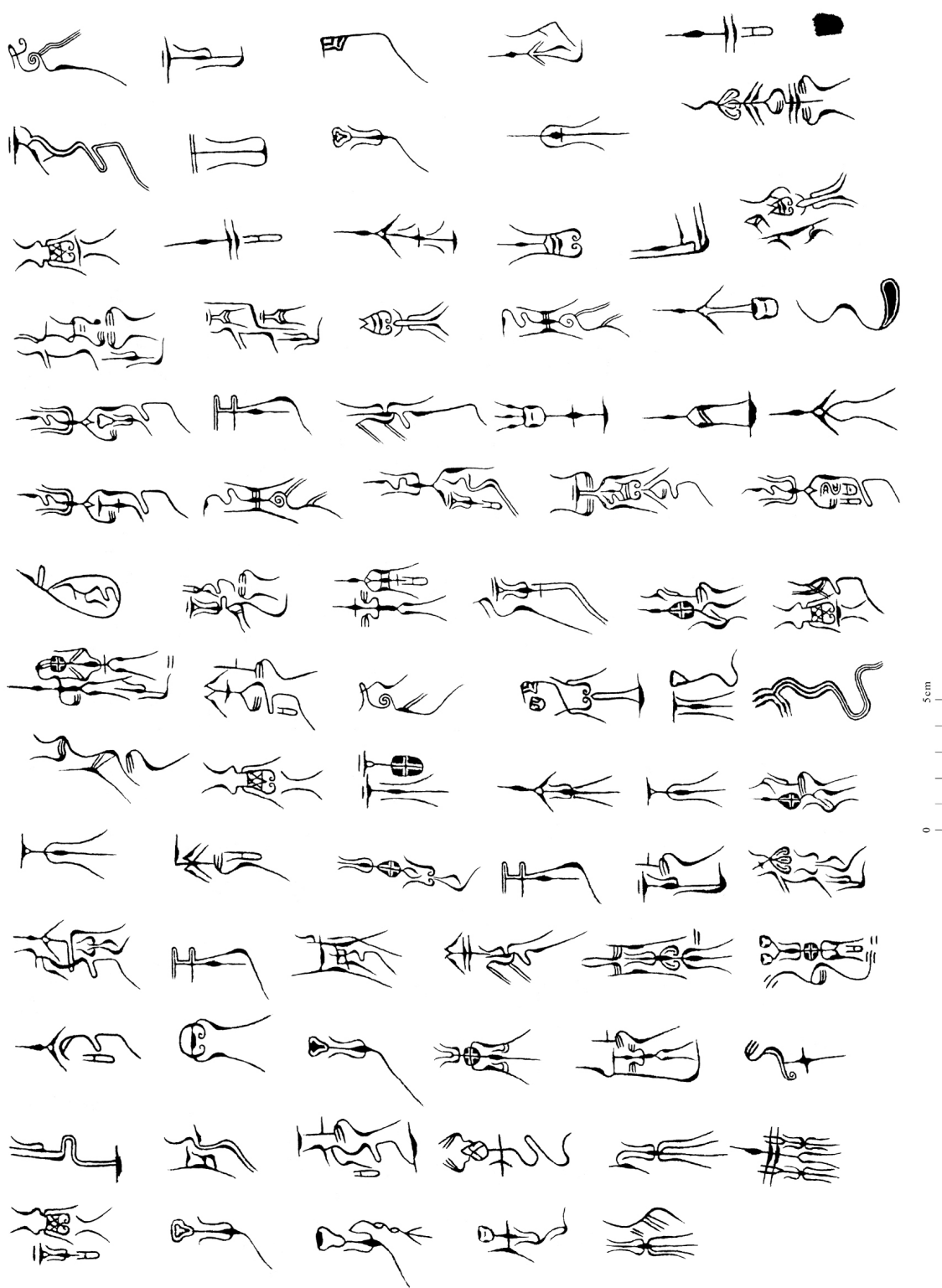
經由此次研究彙整大量的鳥蟲書銘文將其數位化，並整合過去的研究可知，坊間出版的鳥蟲文字相關書籍，其使用的摹本與拓本的差異程度頗大，還有許多論著以文字構形為研究主題，卻又摹寫不實，盡失鑄銘文字真味，研究的求真細膩程度應再加強。從事古文字的文字編輯應多方蒐集相關的照片圖版或拓本選擇最佳的版本，並應以電腦數位處理，可將人為的手寫錯誤或是個人書寫習慣摒除，以達客觀正確的文字造形。學者若在青銅器銘文考察、文字造形研究中因「摹本」錯誤而做出錯誤的論述是相當可惜的。

以東周時期鳥蟲書銘文為主軸範圍，將器物的各種圖版的最佳版本分析與數位化，公佈清晰明辨的數位銘文圖版、糾正過去摹本諸多謬誤。爾後學界進行相關考察析辨的論述，才能不致偏差錯誤。因此，本研究的成果在文字學研究、銘文數位化再生應用的領域中應有相當程度的推進效果。

附錄：〈王子午鼎〉數位化銘文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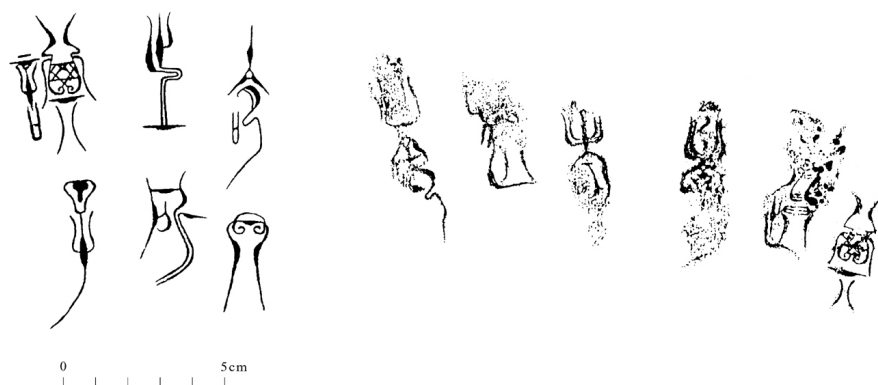
(048) 〈王子午鼎〉M2：28 數位完成圖版



(199) 〈王子午鼎〉M2:40 數位完成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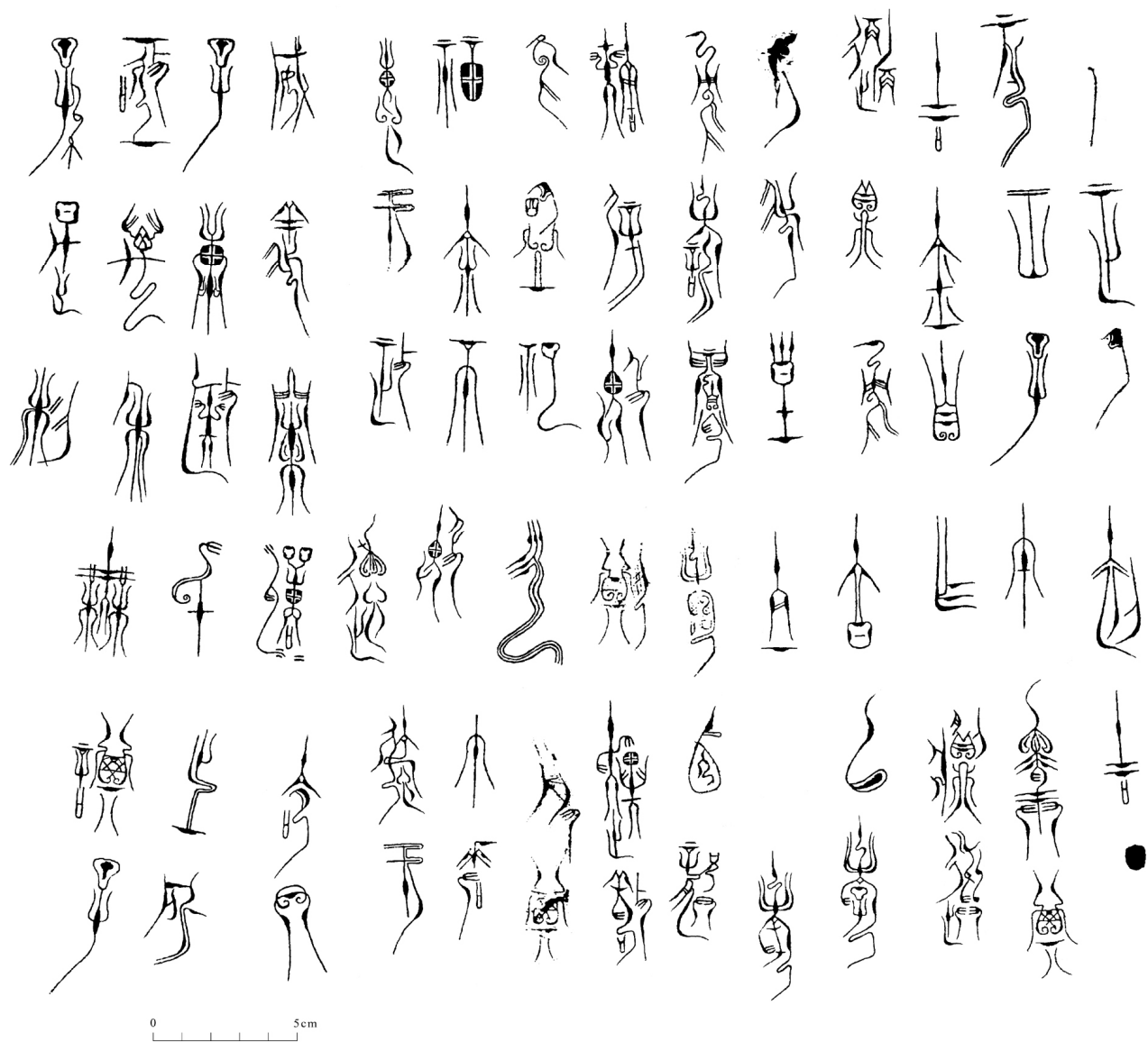
(263) 〈王子午鼎〉M2:38 數位完成圖版



(264) 〈王子午鼎〉M2：36 數位完成圖版



(265) 〈王子午鼎〉M2：30 數位完成圖版



(266) 〈王子午鼎〉M2：32 數位完成圖版



(267) 〈王子午鼎〉M2:34 數位完成圖版

參考書目

專書：

- ◎ 李紅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二），第 8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 ◎ 李紅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二），第 8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 ◎ 李紅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四），第 10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6 月。
- ◎ 李景聃〈壽縣楚墓調查報告〉，《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冊，1936 年。
- ◎ 辰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三），第 9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 ◎ 施謝捷《吳越文字彙編》，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8 月。
- ◎ 張光裕·曹錦炎《東周鳥篆文字編》，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 9 月。
- ◎ 張國生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五），第 11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 ◎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 年 6 月。
- ◎ 韓欣《中國青銅器收藏與鑒賞全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 5 月。

期刊、論文：

- ◎ 林素清〈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研究〉，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一分，29～75 頁，民國 79 年 3 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 徐在仙《吳越文字構形研究》，2003 年 6 月，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 許仙瑛《先秦鳥蟲書研究》，1999 年 5 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 陳信良〈東周戈劍兵器銘文造形研究〉，刊《藝術論文集刊》第三期，25-47 頁，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編輯委員會，2004 年 12 月。
- ◎ 陳信良〈楚〈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刊 2004《造形藝術學刊》，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 ◎ 叢文俊〈鳥鳳龍蟲書合考〉刊《故宮學術季刊》，第 14 卷第二期，1996 年，

99~126 頁+左 8。

網路資料庫：

-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青銅暨青銅器資料庫〉，網址：

<http://db1.sinica.edu.tw/%7Etexdb/test/dore/login.php?s=1&act=rubbing/query.php>

